

扞虱新话

一、文章以气韵为主

文章以气韵为主，气韵不足，虽有词藻，要非佳作也。乍读渊明诗，颇似枯淡，久久有味。东坡晚年酷好之，谓李杜不及也。此无他，韵胜而已。韩退之诗，世谓押韵之文尔，然自有一种风韵。如《庭楸》诗：“朝日出其东，我尝坐西偏。夕日在其西，我常坐东边。当昼日在上，我坐中央焉。”不知者便谓语无功夫，盖是未窥见古人妙处尔。且如老杜云：“黄四娘家花满蹊，千朵万朵压枝低。”此又可嫌其太易乎？论者谓子美“无数蜻蜓齐上下，一双鸂鶒对浮沉。”便有“关关雉鸣，在河之洲”气象。予亦谓渊明“蔼蔼远人村，依依墟里烟。犬吠深巷中，鸡鸣桑树颠”，当与《豳风·七月》相表里，此殆难与俗人言也。予每见人爱诵“影摇千尺龙蛇动，声撼半天风雨寒”之句以为工，此如见富家子弟，非无福相，但未免俗耳。若比之“霜皮溜雨四十围，黛色参天二千尺”，便觉气韵不侔也。达此理者，始可论文。（上集卷一，下同）

二、诗之雅颂即今之琴操

诗三百篇，孔子皆被之弦歌，古人赋诗见志，盖不独诵其章句，必有声韵之文，但今不传尔。琴中有《鹊巢操》、《驺虞操》、《伐檀》、《白驹》等操，皆今诗文，则知当时作诗皆以歌也。又，琴古人有谓之“雅琴”、“颂琴”者，盖古之为琴，皆以歌乎诗，古之雅、颂即今之琴操尔。雅、颂之声固自不同，郑康成乃曰《豳风》兼雅、颂。夫歌风焉得与雅、颂兼乎？舜《南风歌》、楚《白雪辞》，本合歌舞；汉帝《大风歌》、项羽《垓下歌》，亦入琴曲。今琴家遂有《大风起》、《力拔山》之操，盖以始语名之尔。然则古人作歌，固可弹之于琴，今世不复知此。予读《文中子》，见其与杨素、苏琼、李德林语，归而援琴鼓荡之什，乃知其声至隋末犹存。

三、画工善体诗人之意

唐人诗有“嫩绿枝头红一点，动人春色不须多”之句，闻旧时尝以此试画工。众工竞于花卉上妆点春色，皆不中选。惟一人于危亭缥缈隐映处，画一美妇人凭栏而立，众工遂服。此可谓善体诗人之意矣。唐明皇尝赏千叶莲花。因指妃子谓左右曰：“何如此解语花也？”而当时语云：“上宫春色，四时在目。”盖此意也。然彼世俗画工者，乃亦解此耶？

四、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

韩以文为诗，杜以诗为文，世传以为戏。然文中要自有诗，诗中要自有文，亦相生法也。文中有诗，则句语精确；诗中有文，则词调流畅。谢玄晖曰：“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。”此所谓诗中有文也。唐子西曰：“古人虽不用偶俪，而散句之中暗有声调，步骤驰骋，亦有节奏。”此所谓文中有诗也。前代

作者皆知此法，吾请无出韩杜。观子美到夔州以后诗，简易纯熟，无斧凿痕，信是如弹丸矣。退之《画记》，铺排收放，字字不虚，但不肯入韵耳。或者谓其殆似甲乙帐，非也。以此知杜诗、韩文，阙一不可。世之议者遂谓子美无韵语殆不堪读，而以退之之诗但为押韵之文者，是果足以为韩杜病乎？文中有诗，诗中有文，知者领予此语。（《草堂》）

五、文章由人所见

文章似无定论，殆是由人所见为高下尔。只如杨大年、欧阳永叔皆不喜杜诗，二公岂为不知文者，而好恶如此。晏元献公尝喜诵梅圣俞“寒鱼犹著底，白鹭已飞前”之句，圣俞以为“此非我之极致者”，岂公偶得意于其间乎？欧公亦云：“吾平生作文，惟尹师鲁一见展卷疾读，五行俱下，便晓人深意处。”然则于余人当有所不晓者多矣。所谓文章如精金美玉，市有定价，不可以口舌增损者，殆虚语耶？虽然《阳春》、《白雪》而和者数人，《折杨》、《黄华》则嗑然而笑，自古然矣。吾观昔人于小诗皆句锻月炼，至谓“吟安一个字，捻折数茎须”者，其用意如此。乃知老杜曰：“更觉良工心独苦”，不独论画也。

六、东坡文字好谩骂

鲁直尝言：“东坡文字妙一世，其短处在好骂尔。”予观山谷浑厚，坡似不及。坡盖多与物忤，其游戏翰墨，有不可处，辄见之诗。然尝有句云：“多生绮语摩不尽，尚有宛转诗人情。猿吟鹤唳本无意，不知下有行人行。”盖其自叙如此。又尝自言：“性不慎语言，与人无亲疏，辄输写肝胆，有所不尽，如茹物不下，必尽吐乃已。而世或记疏以为怨咎坡。”此语盖实录也。坡自晚年更涉世患，痛自磨练，尽去圭角，方更纯熟。故其诗曰：“我生本强鄙，少以气自挤。扁舟到江海，赤手揽象犀。还来辄自悟，留气下暖脐。”观此诗便可想见其为人矣。大抵高人胜士类是，不能徇俗俯仰，其谩骂玩侮亦其常事。但后生慎勿袭其辙，或当如鲁直所言尔。然予观坡题李白画像云：“西望太白横峨岷，眼高四海空无人。平生不识高将军，手挽吾足乃敢嗔。”又尝有诗曰：“七尺顾躯走世尘，十围便腹贮天真。此中空洞浑无物，何止容君数百人。”且自言：“我所谓君者，自王茂洪之流尔。岂谓此等辈哉！”乃知坡虽好骂，尚有事在。

七、欧阳公喜梅圣俞苏子美诗

韩退之与孟东野为诗友，近欧阳公复得梅圣俞，谓可比肩韩孟。故公诗云：“犹喜共量天下士，亦胜东野亦胜韩”也，盖尝目圣俞为诗老云。公亦最重苏子美，称为“苏梅”。子美喜为健句，而梅诗乃务为清切闲淡之语。公有《水谷夜行》诗，各述其体。然子美尝曰：“吾不幸写字，人以比周越；作诗

，人以比尧臣。”此又可笑。

八、前辈文人相奖借

欧阳公不得不收东坡，所谓“老夫当避路，放他出一头地”者，其实掩抑渠不得也。东坡亦不得不收秦少游、黄鲁直辈，少游歌词当在东坡上，少游不遇东坡，当能自立，必不在人下也。然提奖成就，坡力为多。

九、文 体

以文体为诗，自退之始；以文体为四六，自欧公始。

一〇、评诗句可作画本

东坡咏梅有“竹外一枝斜更好”之句，此便是坡作《夹竹梅花图》，但未下笔耳。每咏其句，便如行孤山篱落间，风光物彩来照映，人接应不暇也。近读山谷文字云：“适人以桃杏杂花拥一枝梅见惠，谷为作诗。不知惠者何人，然能如此安排，亦是不凡。正如市倡东涂西抹中，忽见谢家夫人，萧散自有林下风气，益复可喜。”窃谓此语便可与坡诗对，画作两幅图子也。戏录于此，将与好事者以为画本。

一一、论诗人下句优劣

诗人有俱指一物，而下句不同者，以类观之，方见优劣。王右丞云：“遍插茱萸少一人。”朱放云：“学他年少插茱萸。”子美云：“醉把茱萸子细看。”此三句皆言茱萸，当以杜为优。又如子美云：“鱼吹细浪摇歌扇。”李洞云：“鱼弄晴波影上帘。”韩偓云：“池面鱼吹柳絮行。”此三句皆言鱼戏，而韩当为优。又如白公云：“梨花一枝春带雨。”李贺云：“桃花乱落如红雨。”王勃云：“珠帘暮卷西山雨。”此三句皆言雨，而王当为优。学诗者以此求之，思过半矣。

一二、文字各有所主未可优劣论

撒盐空中，此米雪也；柳絮因风，此鹅毛雪也。然当时但以道蕴之语为工。予谓《诗》云：“如彼雨雪，先集维霰。”“霰”即今所谓米雪耳。乃知谢氏二句，当各有所谓，固未可优劣论也。东坡遂有“柳絮才高不道盐”之句，此是且图对偶亲切耳。

一三、借西子形容西湖

东坡酷爱西湖，尝作诗云：“若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。”识者谓此两句已道尽西湖好处。公又有诗云：“云山已作歌眉敛，山下碧流清似眼。”予谓此诗又是为西子写生也。要识西子，但看西湖；要识西湖，但看此诗。

一四、诗评乃花谱

予尝与林邦翰论诗及四雨字句，邦翰云：“‘梨花一枝春带雨’句虽佳

，不免有脂粉气，不似‘朱帘暮卷西山雨’，多少豪杰。”予因谓乐天句似茉莉花，王勃句似含笑花，李长吉“桃花乱落如红雨”似檐葡花。而王荆公以为总不似“院落深沉杏花雨”，乃似阁提花。邦翰抚掌曰：“吾子此论不独诗评，乃花谱也。”（上集卷二，下同）

一五、帝王文章富贵气象

帝王文章自有一般富贵气象。国初江南遣徐铉来朝，铉欲以辨胜，至诵后主月诗云云。太祖皇帝但笑曰：“此寒士语尔，吾不为也。吾微时，夜至华阴道中逢月出，有句云：‘未离海底千山暗，才到中天万国明。’”铉闻不觉骇然惊服。太祖虽无意为文，然出语雄杰如此。予观李氏据江南全盛时，宫中诗曰：“帘日已高三丈透，金炉次第添香兽，红锦地衣随步皱。佳人舞点金钗溜，酒恶时将花蕊嗅，别殿时闻箫鼓奏。”议者谓与“时挑野菜和根煮，旋斫生柴带叶烧”者异矣。然此尽是寻常说富贵语，非万乘天子体。予盖闻太祖一日与朝臣议论不合，叹曰：“安得桑维翰者与之谋事乎？”左右曰：“纵维翰在，陛下亦不能用之。”盖维翰爱钱，太祖曰：“穷措大眼孔小，赐与十万贯，则塞破屋子矣。”以此言之，不知彼所谓“金炉”、“香兽”、“红锦”、“地衣”当费得几万贯？此语得无是措大家眼孔乎？

一六、林子山诗

林子山诗亦多佳句，其自叙：“过门人指朝郎宅，入室浑如野老家。”人皆许其有隐者之致。然轻薄子犹诵其《出山》诗云：“尺书中夜至，清晓即扬鞭。”人谓子山“三诏不起”，于是闻者莫不绝倒。

一七、诗人多寓意于酒妇人

荆公编李杜韩欧四家诗，而以欧公居太白之上，曰：“李白诗语迅快，无疏脱处，然其识污下，十句九句言妇人、酒尔。”予谓诗者，妙思逸想所寓而已。太白之神气，当游戏万物之表，其于诗特寓意焉耳，岂以妇人、酒能败其志乎？不然，则渊明篇篇有酒，谢安石每游山必携妓，亦可谓其识不高耶？欧公文字寄兴高远，多喜为风月闲适之语，盖是效太白为之，故东坡作欧公集序亦云：“诗赋似李白。”此未可以优劣论也。黄鲁直初作艳歌小词，道人法秀谓其以笔墨诲淫，于我法中当堕泥犁之狱。鲁直自是不复作。以鲁直之言能诲淫，则可；以为其识污下，则不可。（上集卷三，下同）

一八、韩文杜诗无一字无来处

文人自是好相采取，韩文杜诗号不蹈袭者，然无一字无来处，乃知世间所有好句，古人皆已道之，能者时复暗合孙吴尔。大抵文字中自立语最难，用古人语又难于不露筋骨，此除是具倒用大司农印手段始得。

一九、文贵精工

世传欧阳公平昔为文，每草就，纸上净讫，即黏挂斋壁，卧兴看之，屡思屡改，至有终篇不留一字者。盖其精如此。大抵文以精故工，以工故传远，三折肱始为良医，百步穿杨始名善射，其可传者皆不苟者也。唐人多以小诗著名，然率皆旬锻月炼以故，其人虽不甚显，而诗皆可传，岂非以其精故耶？然人说杨大年每遇作文，则与门人宾客投壶弈棋，语笑喧哗而不妨属思，以小方纸细书，挥翰如飞，文不加点，每盈一幅则命门人传录，顷刻之际成数千言，以此似为难以及。然欧公、大年要皆是大手，欧公岂不能与人斗捷哉？殆不欲苟作云尔。

二〇、东坡不独是行脚僧乃苦行僧

东坡尝言：见今正是行脚僧，但吃些酒肉耳。予谓坡不独是行脚僧，乃苦行僧也。坡盖自谪黄州后，便见学道工夫。晚年笔墨挟海上风涛之气，益穷益工，此则苦行僧又不及也。（上集卷四，下同）

二一、文章忌俗与太清

予尝与僧惠空论今之诗僧，如病可、瘦权辈要皆能诗，然尝病其太清。予因诵东坡《陆道士墓志》，坡尝语陆云：“予神清而骨寒，其清足以仙，其寒亦足以死。”此语虽似相法，其实与文字同一关捩。盖文字固不可犯俗，而亦不可太清，如人太清则近寒，要非富贵气象，此固文字所忌也。观二僧诗，正所谓“其清足以仙，其寒亦足以死”者也。空云：“吾往在豫章，盖从李商老游。一日亦论至可师处，商老曰：‘可诗句句是庐山景物，试拈却庐山，不知当道何等语？’亦以为有太清之病。”予笑谓空曰：“商老此语，无乃暗合孙吴耶？”

二二、心无定见故无定论

天下无定境，亦无定见。喜怒哀乐，爱恶取舍，山河大地，皆从此心生。……杜子美曰：“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。”至于《闷》诗则曰：“卷帘惟白水，隐几亦青山。”山水花鸟，此平时可喜之物，而子美于恨闷中惟恐见之。盖此心未净，则平时可喜者，适足与诗人才子作愁具尔，是则果有定见乎？论者多怪孟东野方叹出门之碍，而复夸马蹄之疾，以为唐诗人多不闻道。此无他，心见不同尔。

二三、梅圣俞河豚诗欧公食车螯诗

梅圣俞河豚诗云：“但言美无度，谁知死如麻。”欧公食车螯诗亦云：“但知美无厌，谁谓来甚遐。”然已觉牵强，不似梅诗为切题。

二四、咏梅

客有诵陈去非墨梅诗于予者，且曰：“信古人未曾到此。”予摘其一曰：“‘粲粲江南万玉妃，别来几度见春归。相逢京洛浑依旧，只是缁尘染素衣

。’世以简斋诗为新体，岂此类乎？”客曰：“然。”予曰：“此东坡句法也。坡梅花绝句云：‘月地云阶漫一樽，玉儿终不负东昏。临春结绮荒荆棘，谁信幽香是返魂。’简斋亦善夺胎耳。简斋又有腊梅诗曰：‘奕奕金仙面，排行立晓晴。殷勤夜来雪，少住作殊纓。’亦此法也。”

二五、文章知难者少

文章不使事最难，使事多亦最难。不使事难于立意，使事多艰于遣辞。能立意者，未必能造语；能遣辞者，未必能免俗，此又其最难者。大抵为文者多，知难者少。

二六、韩文公排斥灵师意微而显

退之送惠师、灵师、文畅、澄观等诗，语皆排斥，独于灵师似若褒惜而意实微显。如“围棋六博醉，花月罗婵娟”之句，此岂道人所宜为者？其卒章云：“方将敛之道，且欲冠其颠。”于澄观诗亦云：“我欲收敛加冠巾。”此便是勒令还俗也。退之又尝有诗云：“我宁屈曲自世间，安能从汝巢神仙？”故作谢自然、谁氏子等诗，尤为切齿。然于华山女诗，乃独假借，末句云：“仙梯难攀俗缘重，浪凭青鸟通丁宁。”与记梦诗语便不同，不知何以得此？（下集卷一，下同）

二七、诗有格高有韵胜

予每论诗，以陶渊明、韩、杜诸公皆为韵胜。一日见林倅于径山，夜话及此。林倅曰：“诗有格有韵，故自不同。如渊明诗是其格高，谢灵运池塘春草之句乃其韵胜也。格高似梅花，韵胜似海棠花。”予时听之，矍然若有所悟。自此读诗顿进，便觉两眼如月，尽见古人旨趣。然恐前辈或有所未闻。

二八、东坡诗用事多误

东坡诗用事多有误处。《虢国夫人夜游图》诗云：“当时亦笑潘丽华，不知门外韩擒虎。”按，陈后主张贵妃名丽华，韩擒虎平陈，后主、丽华俱见收。而齐东昏侯有潘淑妃，初不名丽华也。又按梅花绝句云：“月地云阶漫一樽，玉儿终不负东昏。临春结绮荒荆棘，谁信幽香是返魂。”此亦张丽华事，而坡作东昏侯事用之。坡又有诗云：“全胜仓公饮上池。”《史记》：饮上池乃是扁鹊。又诗云：“纵令司马能鑿石，奈有中郎解摸金。”而袁绍檄曹操盖云“发丘中郎”、“摸金校尉”。又诗云：“市区收罢鱼豚税，来与弥陀共一龕。”褚遂良云：“一食清斋，弥勒同龕。”非“弥陀”也。此类非一，盖维大才可以阔略，余人正不可学。

二九、荆公诗极精巧

荆公晚年诗极精巧，如“术落山林成自献，潮回洲渚得横陈”，“一水护田将绿绕，两山排闥送青来”之类，可见其琢句工夫，然论者犹恨其雕刻太过

。公尝读杜荀鹤雪诗云：“江湖不见飞禽影，岩谷惟闻拆竹声。”改云宜作“禽飞影”、“竹拆声”。又王仲至试馆职诗云：“日斜奏罢长杨赋，闲拂尘埃看画墙。”公又改为“奏赋长杨罢，”云：“如此语健。”此亦是一癖。

三〇、杜诗高妙

老杜诗当是诗中六经，他人诗乃诸子之流也。杜诗有高妙语，如云：“王侯与蝼蚁，同尽随丘墟。愿闻第一义，回向心地初。”可谓深入理窟，晋宋以来诗人无此句也。“心地初”，乃《庄子》所谓“游心于淡，合气于漠”之义。（《草堂》）

三一、题沧浪亭

苏子美居姑苏，买水石作沧浪亭。欧阳公以诗寄题，有云：“荒湾野水气象古，高林翠阜相回环。”此两句最为著题。予尝访其遗迹，地经兵火，已数易主矣。今属韩郡王府，亭非旧创也。然荒湾野水，高林翠阜，犹可想象当时景物。予每至其上，徘徊不能去，因思古人“柳塘春水漫”与“池塘生春草”之句，似专为此亭设也，非意到目见不知其妙。予尝有《游西园》诗戏述其事，其卒章云：“不到沧浪亭上望，那知此句是天成。”盖谓此也。

三二、作诗如作杂剧临了打诨方是出场

山谷尝言作诗正如作杂剧，初时布置，临了须打诨，方是出场。予谓杂剧出场，谁不打诨，只是难得切题可笑尔。山谷盖是读秦少章诗，恶其终篇无所归，故有此语。然东坡尝有谢赐御书诗曰：“小臣愿对紫薇花，试草尺书招赞普。”秦少章一见，便曰：“如何便说到这里？”少章之意，盖谓东坡不当合闹，然亦是不会看杂剧也。据坡自注云：时熙河新获鬼章，是日泾原复奏夏贼数十万人皆遁去。故其诗云：“莫言弄墨数行书，须信时平由主圣。犬羊散尽沙漠空，捷烽夜到甘泉宫。似闻指挥筑上郡，已觉谈笑无西戎。”乃知坡诗意自有在。

三三、欧阳公诗仿韩退之赤藤杖歌

韩文公尝作《赤藤杖歌》云：“赤藤为杖世未窥，台郎始携自滇池。共传滇神出水献，赤龙拔须血淋漓。”又云：“羲和操火鞭，暝到西极睡所遗。”此歌虽穷极物理，然恐非退之之极致者，欧阳公遂每每效其体，作《凌溪大石》云：“山经地志不可究，遂令异说争纷纭。皆云女娲初锻炼，融结一气凝精纯。仰观苍苍补其缺，染此绀碧莹且温。或疑古者燧人氏，钻以出火为炮燔。苟非圣人亲手迹。不尔孔穴谁雕剜？”又云：“汉使把汉节，西北万里穷昆仑，行经于阗得宝玉，流入中国随河源。沙磨水激自穿穴，所以镌凿无瑕疵。”观其立意，故欲追仿韩作，然颇觉烦冗，不及韩公为浑成尔。公又有《石篆诗》云：“我疑此字非笔墨，又疑人力非能为。始从天地胚胎判，元气结此高

崔巍。当时野鸟踏山石，万古遗迹于苍崖。山祇不欲人屡见，每吐云雾深藏埋。”《紫石砚屏歌》云：“月从海底来，行向天东南。正当天中时，下照万丈潭。潭中无风月不动，倒影射入紫石岩。月光水洁石莹净，感此阴魄来中潜。自从月入此石中，天有两曜分为三。”公又尝作《吴学士石屏歌》云：“吾嗟入愚不见天地造物之初难，乃云万物生自然。岂知镌凿刻划丑与妍，千状万态不可殫，神愁鬼泣日夜不得闲。”此三篇亦前篇之意也，其法盖出于退之。然《石屏歌》云：“又疑鬼神好胜憎吾侪，欲极奇怪穷吾才。”而《洛阳牡丹图诗》又云：“又疑人心愈巧伪，天欲斗巧穷精微。”二诗殆是一意，自不宜两用。（下集卷二，下同）

三四、郑康成注毛诗牵合周礼沈存中论诗亦有此癖

诗人之语，要是妙思逸兴所寓，固非绳墨度数所能束缚，盖自古如此。予观郑康成注《毛诗》乃一一要合周礼，《定之方中》云“騋牝三千”，则云：“国马之制，天子十有二闲马六种三千四百五十六匹，邦国六闲马四种千二百九十六匹，卫之先君兼邶鄘而有之，而马数过制。”《采芣》云“其车三千”，则云：“司马法兵车一乘，甲士三人，步卒七十二人，宣王承乱羨卒尽起。”《甫田》云“岁取十千”，则以为井田之法一成之数。《棫朴》云“六师及之”，则必为殷末之制，未有周礼，周礼五师为军，军万二千五百人。如此之类，皆是束缚太过。不知诗人本一时之言，不可一一牵合也。康成盖长于礼学，以礼而言诗，过矣。近世沈存中论诗亦有此癖，遂谓老杜“霜皮溜雨四十围，黛色参天二千尺”为太细长。而说者辨之曰：“只如杜诗有云：‘大城铁不如，小城万丈余。’世间岂有万丈城哉？亦言其势如此尔。”予谓周诗云：“崧高维岳，峻极于天。”岳之峻，亦岂能极天？所谓不以辞害意者也。文与可尝有诗与东坡曰：“拟将一段鹅溪绢，扫取寒梢万丈长。”坡戏谓与可曰：“竹长万丈，当用绢一百五十匹。知公倦于笔砚，愿得此绢而已。”与可无以答，则曰：“吾言妄矣。”世岂有万丈竹哉？坡从而实之，遂答其诗曰：“世间亦有千寻竹，月落庭空影许长。”与可因以所画筥篲偃谷竹遗坡曰：“此竹数尺尔，而有万丈之势。”观二公谈笑之语如此，可见诗人之意。若使存中见之，无乃又道太细长耶？

三五、李杜韩柳优劣

唐世诗称李杜，文章称韩柳。今杜诗语及太白无虑十数篇，而太白未尝有与杜子美诗，只有饭颗一篇，意颇轻甚。论者谓以此可知子美倾倒太白至矣。晏元献公尝言韩退之扶导圣教，剷除异端，自其所长。若其祖述坟典，宪章骚雅，上传三古，下笼百氏，横行阔视于缀述之场者，子厚一人而已矣。然学者至今但雷同称说，其实李杜韩柳岂无优劣？达者观之，自可默喻。（下集卷三

，下同)

三六、吴中橙虿鲈鲙桃水肥鰕景致

东坡居吴中久，颇熟其风土。尝作诗云：“荷尽已无擎雨盖，菊残犹有傲霜枝。一年好景君须记，正是橙黄橘绿时。”论者谓非吴人不知其为佳也。坡又尝作《文与可洋州园池诗》曰：“金橙纵复里人知，不见鲈鱼价自低。须是松江烟雨里，小舡烧薤捣香虿。”又云：“溶溶春港漾晴晖，芦笋生时柳絮飞。不见江南三月里，桃花流水鰕鱼肥。”予谓橙、虿、鲈鲙、桃花、肥鰕，似此景致，亦岂北人所有？

三七、花 卿

世人谓杜子美《赠花卿诗》有“此曲只应天上有，人间那得几回闻”之句，因误认花卿为歌妓者多矣。按，花卿盖西川牙将，尝与西川节度崔光远平段子璋，遂大掠东川，故子美复有《戏赠花卿歌》，其卒章云：“人道我卿绝代无，天子何不唤取守京都？”当时花卿跋扈不法，有僭用礼乐之意，子美所赠盖微而显者也。不然，岂天上有曲而人间不得闻乎？

三八、欧阳公不能变诗格

欧阳公诗犹有国初唐人风气，公能变国朝文格，而不能变诗格。及荆公、苏、黄辈出，然后诗格遂极于高古。

三九、杜诗意度闲雅不减渊明

陶渊明诗：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”采菊之际，无意于山，而景与意会，此渊明得意处也。而老杜亦曰：“夜阑接软语，落月如金盆。”予爱其意度闲雅不减渊明，而语句雄健过之。每咏此二诗便觉当时清景尽在目前，而二公写之笔端殆若天成，兹为可贵。（《草堂》）

四〇、拟渊明作诗

山谷尝谓：白乐天、柳子厚俱效陶渊明作诗，而惟柳子厚诗为近。然以予观之，子厚语近而气不近，乐天气近而语不近，子厚气凄怆，乐天语散缓，虽各得其一，要于渊明诗未能尽似也。东坡亦尝和陶诗百余篇，自谓不甚愧渊明，然坡诗语亦微伤巧，不若陶诗体合自然也。要知渊明诗，须观江文通《杂体诗》中拟渊明作者，方是逼真。（下集卷四，下同）

四一、作诗狂怪似豁达李老

东坡尝言：作诗狂怪，至卢仝、马异极矣。若更求奇，便作杜默。默之歌诗，坡以为山东学究饮村酒，食瘴死牛肉，醉饱后所发者也，尚足言诗乎？予闻庆历中，京师有民自号豁达李老者，每好吟咏而词多鄙俚。故予亦尝戏谓：作诗平易至白乐天、杜荀鹤极矣，若更浅近，又是豁达李老。

四二、文章关纽

文章要须于题外立意，不可以寻常格律而自窘束。东坡尝有诗曰：“论画以形似，见与儿童邻。作诗必此诗，定非知诗人。”此便是文章关纽也。予亦尝有和人诗云：“蛟绡巧织在深泉，不与人间机杼联。要知妙在笔墨外，第一莫为醒者传。”窃自以为得坡公遗意，但不知句法古人多少？

四三、王右丞画渡水罗汉

王右丞作雪里芭蕉，盖是戏弄翰墨，不顾寒暑。今世传右丞所画渡水罗汉，亦是意也。而山谷云：“阿罗皆具神通，何至拖泥带水如此？使右丞作罗汉画如此，何处有王右丞耶？”山谷意以为右丞当画罗汉，不当作罗汉渡水也。然予观韩子苍《题孙子邵王摩诃渡水罗汉》诗云：“问渠褰裳欲何往？仓惶徒以沧江上。至人入水固不濡，何以有此恐怖状？我知摩诃意未真，欲以笔端调世人。此水此渡俱非实，摩诃亦未尝下笔。”以此观之，古人作画自有指趣，不知山谷何为作此语？岂犹未能玩意笔墨之外耶？